

行走

秋游褒禅山

许辉

褒禅山在含山县城城北约7.5千米处。当地山势重叠、林木蓊郁。虽然不是那种海拔很高的峭山峻岭,但常山穷水出、林尽草盛,让人的审美层层叠叠、蜿蜒蜿蜒,不致因山岭间长时间的单调叙事而变得疲惫起来。

华阳洞在褒禅山的一个山坳里。这是初秋时节,但伏暑的气势还那么盛,游人汗流浹背,但看上去都还是乐此不疲。我们跟着情景再现剧情中王安石的扮演者,一步一步地走近了华阳洞。我们到时,游客已经一拨接着一拨,相继被凉爽的洞口“吞”进去,再也不见出来了。入洞百十步,一条暗河挡住了众人的去路。难道900多年前宋人王安石入游的华阳洞,竟是这般局促?当然不是。陪我们出游的当地文史专家告诉我们,当年王安石入游的洞口,是我们今天洞游的出口,我们跟王安石,是对向而行的呢。

正说着,暗河中一叶扁舟翩然而至。我们跟着上了去。手悄无声地垂进水里,撩拨着它,不出所料,果然是清凉如露的。洞与河都清凉如秋,与十数米之外的伏暑高温真是一个天、一个地了。《诗经·采葛》云:“一日不见,如三秋矣。”这是说热恋中的人儿,一天见不着,就像过了三年,既是对思念难熬的极致描述,也是对同一时空里极端反差的精准展示。此时的洞里洞外,也是相类的:在相同的时间里,在相同的褒禅山里,暑热与秋凉,只隔着十数米山体;一脚深秋,一脚酷暑,正是此时此地情状的生动写照。

暑气在洞中退了去,人们的情绪也高涨起来。于是跟着在洞中前行,一会儿抬腿伸脚攀上湿漉漉的石阶,一会儿低头弯腰挤过狭窄或低矮的洞窟。华阳洞里安装了照明设备,因此黑暗中的焦虑减轻了许多。似乎走了不少路,正默默期待着洞口的光亮,前面突然有人传话过来,说到了当年王安石他们探洞时的折返点了。内心顿然一震,赶紧前去探看。原来那只是洞中一个寻常的所在。大抵只是执事者依自己的见解,在石壁上刻的几个文字。王安石《游褒禅山记》中,是并没有明确的描述或记载的。但有这样一个点位,对人的期待心理,总是一种解脱。以为完成了一个终须探寻的目标,心弦也就放松下来了。

站在折返点边,装作是在歇脚,其实是想让众人都过去,自己能在原地静一静,想一想。现在,对王安石他们探洞的半途而返,我似乎已经能够理解了。华阳洞当下的探明长度

约5000米,开发长度约1600米。王安石时代,在没有持续照明条件的情况下,在黑暗的地下长时间地探索、行走,又没有眼见的益处,对普通人来说,是很容易打退堂鼓的。但对王安石来说,却就不一样了。因为王安石追索的,不是近处平坦、易到且游者众的风景,而是险远、难行且游者寡的“奇伟、瑰怪”的惊崛景致,就像他力主实施的社会改革一样。

对王安石来说,石洞的探险与变革社会的道理是一样的。首先得有一种探求或变革的远大志向,没有志向,又怎么能有前行的动力和方向呢?但有了志向,也还是不够的,还要有与探索和变革相匹的能力,没有与之相匹的能力,探索和改革,还不都是一句空话吗?结局不外乎就是半途而废了。可有了志向和能力仍是不够的,还要不松弛、不懈怠才行,探求和变革的决心再大,能力再强,却不能持之以恆、戮力而为,志向和目标也不可能实现。但有了志向、能力和努力,探索和改革也并非十拿九稳、必然成功,还需要各种外部条件(例如探洞用的照明设备)的支持、支撑,这些外部的环境和条件虽非自身的意志和志向,但其与自身的意志和志向同等重要,没有这些外部条件的配合,再瑰奇的志向也不一定能够得以实现,再美好的梦想也不一定能够变成现实。在王安石看来,上述多个条件层面,既是环环相因的,也是次第而上的。王安石不是一个单纯的空想家,他清晰的思路和复合型思维方式,呈现出来的,是一种人生的厚重和苍远。

大庙村在华阳洞外数千米处。村道两旁尽是当地特有的双节竹,竹林夹道,望之窅然。路的尽头是古褒禅寺旧址。古寺早已废圮,空遗下时光久远的香炉在荒草中守望着一寂寂而无涯的岁月。至村路尽头左转,是大庙村气质和颜值的天花板,也是我最心向往之的所在。方寸之间,只见得一道山泉从石缝中流至,似有声,又似无声;一株千年银杏杏,厚墩墩地立在溪流旁,用它伟岸且庞大厚阔的枝、叶,沉稳地罩护住这一方村舍、风水和生命。村庄的这一处核心区域静得很。就我个人的喜好而言,在这个伏暑高温的当口,我确是更钟情于这一方古树、老石、净水、瘦溪、沁凉和清幽的呢。这不也暗合了王安石的那个意思吗:热闹的地方鲜少风景,而少有人至的地方却更有看头。呵呵,我这是在曲解王安石吗?也不一定呢。或许只是见仁见智罢了。

景物

嬉湖“小洱海”

吴春富



严家乐/拍摄

红得发紫的马鞭草,像极了春日田野里的红花草,平铺在了嬉子湖岸。数不清的白蝴蝶,还有少量的紫蝴蝶,宛若蜜蜂,舞动着轻盈的翅膀,落在马鞭草的小花朵上。像人一样地爱吻着小花朵儿,然后再飞起,再落下。

平铺着的马鞭草是蝴蝶的舞台。放眼望去,平铺着的马鞭草又像是大草原,我想平躺在上面,裹着马鞭草的花香。然而这只是一时脑热,我怎能忍心糟蹋这美丽的马鞭草?好在花海里面有步道,优雅的S形,一直延伸到湖滩——满满的油画味道。

年少的孩子,还有女人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,挥舞着小手或鲜艳的丝巾在马鞭草的花海中慢跑。一路“飞翔”的样子,让人不由得想起凤凰传奇唱的《自由飞翔》——在你的心上自由地飞翔,灿烂的星光永恒地徜徉,一路的方向照耀我心上……

马鞭草的名字是在支付宝扫一扫后才得知的,不清楚马鞭草的名字与马鞭或马有什么联系。是不是她的紫艳,她的铺展气势,让人忍不住想纵马驰骋,还是马鞭草的纤细身姿有点像马鞭。在我的眼里,长成了一尺多高缀有三个或者更多紫红花朵的马鞭草,除了颜色不太像,站立的姿势以及随风摇摆的样子都酷似向日葵——一望无际的马鞭草也就是一望无际的向日葵;马鞭草也像“六一”儿童节里身着艳装整齐排列的少年。

我是与几个爱摄影的朋友一起去的嬉子湖岸,是在头天下雨第二天阴天的情况下去的,天气决定很难遇到好风景。当看到成片铺展、即便在阴天也争妍斗艳的马鞭草时,激动的程度可想而知了——一个个的眸子如珍珠般亮堂。马鞭草仿佛是个魔术师,把阴天的嬉子湖一下子变晴了——心里晴了。

一个“嬉”字尽显嬉子湖的惹人喜爱。位于安徽桐城市境内的嬉子湖——百姓口中的“嬉湖”,因沿湖孩童“嬉”水而得名。嬉子湖与菜子湖仿佛母女连体,湖水相汇流入浩荡长江。沿着马鞭草外围走一段,视野宛如喇叭筒开阔起来。有意思的是,浅湖滩也是S形,并且与延伸下去的S形步道巧妙相接。嫩黄色的水草与岸上的马鞭草构成了浓淡相宜的生态画面。周边的零星楼房,还有点缀

在马鞭草间的几株树木,恰好地让嬉子湖岸有了庄园牧场的美感。

平面的嬉子湖如此之美,立体的嬉子湖美得更为震撼——

“天青色等烟雨”,大抵是说青色的天,雨要来了;反着说,烟雨造就了天青色的写意美。湖对岸,山岭间,以白色为主色调,夹杂着青黑二色的云层,像是受到了无形巨手的翻搅,上下起伏宛如若干条巨龙,演绎出“高山上流云”的壮美。嬉子湖水本身就是青色的。湖岸林木以及阴色云层倒映湖中,强化了嬉子湖水的青色。

黑色与青色都有刚正不阿的文化寓意。青色的嬉子湖旁卧着清文华大学士张英家祖坟地“落凤窝”;湖中泊着树木葱茏、鹭鸶千群的嬉子墩,上面安葬着耿直善谏的明按察使司余珊,他以锐利的目光巡视着嬉子湖。

一群群的水鸟在湖岸啄食,继而擦着湖面或远或近、或高或低地飞翔,仿佛表演给游客观赏。嬉子湖国家湿地公园是20多种2万多只候鸟的大家庭。

水鸟翱翔的姿势像极了洱海上空的海鸥。

我是前年秋天去的云南大理洱海。洱海因形似人耳而得名,名称极富诗意。湖区面积是嬉子湖的3倍还多。洱海风光绝美,青色的天,青色的水,湖面上翱翔着灰白色的海鸥。它们一点也不怕人,飞到岸边啄食,仿佛家禽。在洱海,众多游客扫码领取单车,沿着雏菊怒放的湖岸优哉游哉地骑行。我,一个不好动的人,在洱海,受不了这种诱惑,也冲动地租了辆单车骑行——我在别人眼里也成了风景!沧波浩渺映朝岚,极浦人家浸蔚蓝。一片风帆天际杳,教人马上忆江南。清代文学家赵翼是这样描述洱海的。《嬉子湖晚眺》描述嬉子湖:湖光潋滟暮云低,远岫含烟翠欲迷。舟子归帆风满处,沙鸥几点入芦溪。比较两首诗,嬉子湖与洱海的相似度是何等的高。一名孩童沿着马鞭草边沿飞骑着单车。骑行的身姿仿佛一根火柴,擦亮了我的思绪——嬉子湖不就是小洱海么!

在洱海,以“家”为名的诗意住所随处可见;在嬉子湖,马鞭草的北边,一栋栋以“嬉湖洱海”为名的诗意民宿立了起来……

